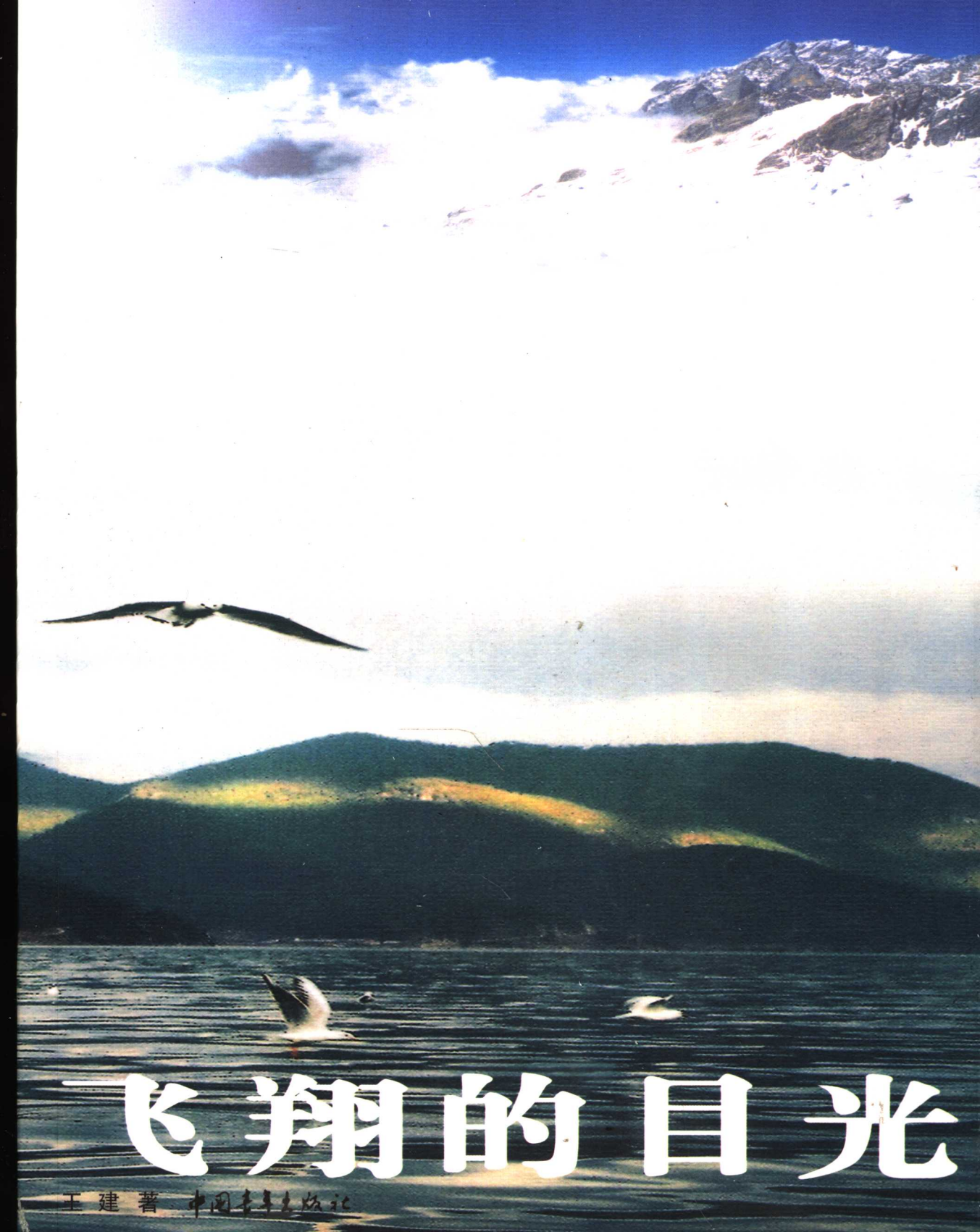




飞翔的目光

王建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序

以最佳姿态释放自己

范培松

记得在 1990 年代初，全国数十家地方报纸联合组织发起了“名城赞”的散文征文大赛。请艾煊、吴泰昌和我等担任评委。在数百篇应征的散文中，徐州的王建的《雄性的徐州》显得格外夺目，它雄性十足，活力四射，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肯定，理所当然地夺得了桂冠。王建的散文第一次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建是我的校友，在校读书期间，沉默寡言，身体单薄而柔弱，论长相，似乎是从江南水乡里走出来的一介书生，谁知，他却是标准的一条徐州好汉。或许是这次评奖的诱发，这十多年来，他的散文创作非常丰硕，连续出版了《雄性的徐州》、《激动的秋天》和《走过最遥远的风景》等等。

《雄性的徐州》是王建的第一本散文集，出手不凡，显示了北方汉子的本色。我一直非常欣赏余光中的一句话，散文是穿三点式泳装的姑娘，靠本色感人。王建的散文本色好，基调昂扬，旋律雄壮。开篇的《雄性的徐州》是他的成名作，逼人的气势，一泻千里，凸现了雄性十足的徐州人。

如果你到过徐州,你一定会记起,徐州人扯开嗓门放肆傻笑的憨态,徐州男人有滋有味就着臭豆腐乳大葱卷烙饼一口咬半截的豪迈,你会哑然失笑徐州女子的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徐州女子会夏天敞开怀喝冰凉的井水,徐州女子野得让南方的男人目瞪口呆。而徐州的男人却觉得她们比嫦娥还可爱。

徐州男人喝白酒,划拳如吵架,吃红红的辣椒,喝咸咸的或酸酸的汤。徐州人讨厌西餐的繁琐,徐州人不习惯温文而雅。徐州人也不喜欢米酒的温软。徐州人不欢迎咖啡(无论雀巢还是麦氏),徐州人崇尚茶或白开水。徐州人甚至不养娇花嫩草,徐州人家里都种仙人掌科。

要用短短千把字,对一个城市进行素描,放到任何一个作家面前,都是件头皮发麻的事。但王建举重若轻,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遗传继承了徐州人特有的雄性本色。所以文字几乎是一气呵成,无懈可击。从文章的态势看,王建完全以感恩的姿态,从城市的特色入手,用对待母亲的虔诚,写出了他心中的徐州。抒情如此,写人也不同凡响,《五爷》《修车的小伙》等写出了这些草根阶层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情操。文中虽然也有少数篇章抒写了孤独,但总体上看,文集的情感清淳、饱满和明朗,看得出作者生活得很充实,对生活世界的变化所持的观念也较为简单,如《我与我的世界》中“我”与“我的世界”关系开始很冷漠,“从不和别人搭话别人永远不理解我”,通过一场病,立刻转变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是色盲》中对一件新衣服的众人的不同态度,导致文中主人公的态度前后陡转,……等等,都可看出作者对生活的见解的明朗,虽则有些简单化,但毕竟也是一种认真。

王建的散文中最为出彩的是那些对生命意义探索的短章,或许是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或许是都市消闲文化的勃兴,他的心灵严重的失衡,失衡导致心理紊乱。这一时期许多作家都在心理紊乱,张承志认为现实太肮脏,对“清洁的精神”又是疾呼又是召唤;张炜面对消闲文化的泛滥,非常压仰,决心重返“野地”。对于王建来说,他的紊乱可能是成长中的烦恼,也可能是对现实的变化的一时迷茫,他一直被一个简单而又严肃的问题——“活着,意义何在”所困扰,他时时对“活着”进行拷问。一连串的疑问和否定变成了一篇篇精彩的短章,如《活着》、《匆匆》和《梅雨》等。在对“活着”的思考中,他又有些孤独,如此写道:

每一个音容笑貌都隐藏着很多做作的细节，精心酝酿的美丽却总在半路上夭折。

热衷于点歌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些人开始学会把并不宽裕的爱心装模作样的赏赐给别人，电台和电视台也总是在黄金时间和亲爱的观众幽上一默，很有耐心的人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午夜时分开播的什么热线充满了神秘，许多人开始相信一个真理，秘密只能向素不相识的人倾诉。

纯洁无比的少女心甘情愿的把香吻献给无病呻吟的人，真正的呐喊却很少有人喝彩！

所以我说，前后左右都是波涛，我们无依无靠。

这是一个乡村青年来到都市之后的不适之感，这种不适还不严重，因此，他并不如张承志那样固执，这可能是因为他青年人的缘故，他也想适应这个世界，因此他已明白“活着的姿势早已不再千篇一律，许多英雄人们也不再崇拜，很少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人顶礼膜拜了。”但“无依无靠”又表明了他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的一点不安。不安中还有些无奈：

这个时间和地点拒绝往事，记忆之门早已锈蚀。多年不见的朋友突然迎面走来，可是寒暄的话儿还没出口，朋友却只剩下背影了。

这些“背影”是有些令人伤感。“活着”，他终于意识到必须寻找最佳姿势释放自己！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生活姿势，调整经历了一个过程。他向历史寻找过，痴痴地怀念故乡，在《怀念故乡》中，他念念不忘的是那时的生活姿势：“那时却喜欢在人多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跑到村西的小河滩上，恣意地躺成最自然的姿势，呆呆地仰望着头顶那一方高远湛蓝的天空，和晴空下飘忽游移的云。任凭思绪和阳光一起浪漫起来。”但这些毕竟是历史了。他回到现实，终于在日新月异改变现实的“工地”中找到感觉：“现在，工地上的每一种声音都已经渗透到了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常常听得见它们在我的灵魂深处发出悠扬的回响。我颤动着双手，用稚拙的笔把这一切画成了一幅油光灿烂的图画。并且把它和罗丹的‘思想者’并肩悬挂在一起。

那画的名字叫做‘劳动者’”，显然，他想融到现实中去，但面对眼花缭乱的生活，他又觉得刺眼，最典型的对于女性在现实中的改变，他又颇多指责，喊出“女人脸上无战事”。总而言之，迄今为止，王建依然没有找到生活中最佳姿势。或许，他还要执拗地寻觅下去，不管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创作散文，将是他一种最佳释放自己的姿势，套用股市上的一句话，王建是潜力股，他有阅历有经验有思想有智慧有技巧，这一连串的“有”，决定了他的散文创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论他的散文，还为时太早，不过，我建议王建今后拒绝写一些应景的游记文字，坚守自己的雄性徐州人这块阵地，有了这两条，等待王建的散文的明天，必定是收获的“激动的秋天”！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散文理论家和批评家）

目录

M U L U



走婚的悬念悬啊悬	/ 1
寂寞的湖,孤独的鸟	/ 8
闪亮在泸沽湖底的月光	/ 13

挂在窗外的雪山	/ 17
变一条会游泳的鱼吧	/ 29
丽江水里流淌着哲学	/ 38

香巴拉的香香呵香	/ 44
那一汪蓝色的陷阱	/ 52
从未消失的地平线	/ 60

春风里的文化桑拿	/ 63
目光深处的风花雪月	/ 68
藏在梦中的马蹄声	/ 75

吃吃喝喝的芬芳	/ 80
像诗人一样幸福着	/ 87

FENXIANGDE MUGUANG

模仿一朵流浪的花 / 90

海鸥孵暖的彩云 / 99

阳光在春天过后发芽 / 103

抚摸森林的鼾声 / 107

净土之神在天边歌唱 / 112

快乐天生没有形状 / 116



M
U
L
U





走婚的悬念悬啊悬

ZOUHUNDEXUANNIAN
XUANAXUAN



从丽江出发,驾驶员——一位黑黑的丑丑的却柔柔的纳西族姑娘——就告诉我们,去泸沽湖要吃苦头的。她的普通话十分的不标准,所以搞了半天才弄明白,吃苦头——就是受罪的意思。

不就是要爬过5座大山么?怕爬山咱还到云南来吗?

“你小心开车,我们的——颠簸的——不怕!”异口同声地表决心,听起来倒像是不怕死的日本人。



姑娘却更加笑了。

“吃那个苦头,比爬山还要累的。”

同伴中的一个顿时先明白过来:“你说的是走婚吧?”

走婚,我们当然知道。千里迢迢跑到泸沽湖来,内心里的秘密不就是想领略一把走婚的滋味吗?那是多么令人向往和陶醉的一件事呀,有什么苦头可吃的?

泸沽湖的四周是纳西族的支系——摩梭人世代居住的地方。泸沽湖的一湖碧水养育了淳朴的摩梭人,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摩梭人神话般地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男不娶,女不嫁,双方都同母亲家的成员在一起生活。按照摩梭人的





ZOUHUNDEXUANNIAN XUANAXUAN

4 / 飞翔的目光

规矩,孩子长到 13 岁家长便会为他举行“成丁礼”或“穿裙礼”,从此便可以结交“阿夏”。“阿夏”是摩梭语“情人”的意思。每天傍晚,摩梭男人到各自的女友家中住宿,早晨则回到自己家中劳动。这就是摩梭人特有的婚姻形式——阿夏婚。正是这带有厚始韵味的湖光山色和摩梭人特有的阿夏婚俗,使泸沽湖成为令人神往的天边女儿国。

来云南之前,我们就听说过,摩梭人男女之间的友谊或者说爱情达到一定火候的时候,会发生肉体关系,称为“阿夏”。在当地还有一种关系,叫“阿柱”,指的是普通的朋友关系,男人跟男人之间也可以称为阿柱,就是朋友。

早些年,泸沽湖幽幽地躲在云南宁蒗和四川盐源两县交界的万山丛中,摩梭语中“泸”为山沟,“沽”即山沟里的湖。生活在泸沽湖



四周的摩梭人日日与美丽的湖水为伴,接受的是自然的色彩,释放的是心灵的韵味,形成了独特而又浪漫的生活方式。渐渐地,商品的香气越过重重山川,不可阻挡地潜落到了泸沽湖畔。这流动的暗香袅袅升腾,搅醒了摩梭人宁静稚纯的梦境。一队队游客带着一颗颗不安分的心,纷至沓来,毫不掩遮的贪婪差不多玷污了泸沽湖的恬淡。不劳而获,或是投机取巧,男人们的想法出奇地一致。暧昧的表情和混沌的心理几乎成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成年男人的代名词。

所以,他们走近泸沽湖的时候,脚步声不知不觉中暗藏了许多轻佻的渴望,远远地端详着那些步履轻柔的摩梭少女,目光中夹杂着许多说不清的余光。欲望蠢蠢欲动,恨不得立马置一身行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走婚故事中的主人公。



所以，她善良地提醒我们，不要去吃那想像中的苦头了。

我们是她想像中的那样的人吗？

青山秀水的泸沽湖不光是摩梭人的美丽家园，还是无数的鸟儿留连驻足的地方，它们成群结队从北方赶来，长途迁徙来此过冬，在湖面上、小岛稻田里或是附近的沼泽地，随便寻些食物，就度过了一个风光明媚的冬季。

我们就做这样的鸟儿，有什么不对吗？

我们知道，走婚实际上在摩梭人里面是非常严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随意。在摩梭人里面，大部分阿夏的关系维持得非常长久，非常稳定。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谁跟谁是阿夏的关系，非常有规矩。一般摩梭族的男子，身上都会带有腰刀，处于走婚时期的男子，如果到了女方家里，他会把刀挂在门口上，这表明的意



思是“先来后到”。

我们是懂规矩的,何况我们赤手空拳,但我们仍想做一回“后来者”,和先到的阿柱作一番公平的决斗,有什么不对吗?

摩梭人走婚并不构成一个家庭,也没有共同的家庭经济生活,他们分属于各自一方的母系家庭,家族世袭由母女相传,血脉的传递也以女性为正宗。因此摩梭有句谚语:“女人是根骨,缺了就断种。”但这并不是说,男性在这里没有地位。当地有一句话叫舅掌礼仪母掌财。舅舅在大家庭里有的负责礼仪活动,有的负责孩子教育,有的从事商业副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摩梭人的家庭都是由同一血缘的人组成,因此家庭里没有婆媳之争,十分和睦融洽。

我们做过了儿子和父亲,幻想做一回这样的舅舅,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没有什么不对。

但我们真的是一群奔走婚而来的多情种吗?

当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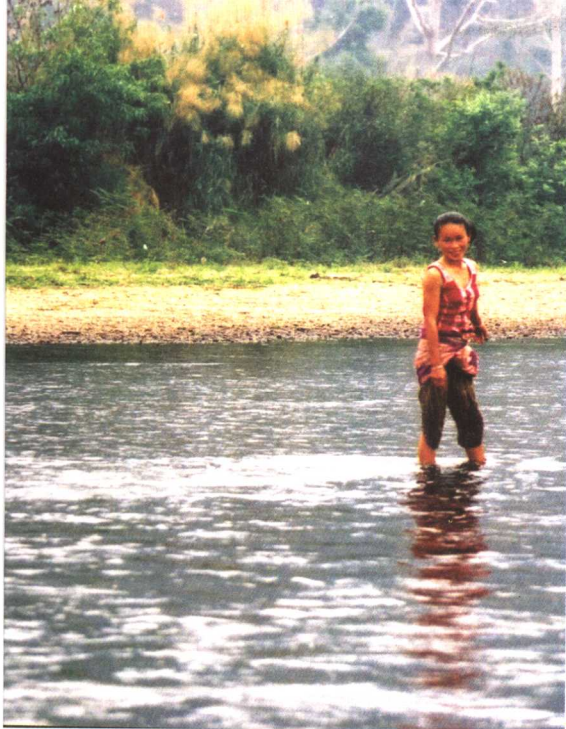
冥冥之中招引着我们的,是那些令我们心旌神摇的美丽的摩梭少女,更是那一潭飘着母爱清香的令我们魂牵梦绕的高原神水……



JIMODEHU, GUDUDENIAO

寂寞的湖，孤独的鸟





5个小时的车程,和车轮一起滚动的只有两个字:走婚。

吃够了爬坡苦头的我们终于自己也感觉疲惫了,商定不再提走婚二字,赶紧闭目养神,晚上铆足劲参加篝火晚会,不参加篝火晚会,就没有抠摩梭少女手心的机会,抠不到摩梭少女的手心,走婚的梦就只要到爪哇国去做了。

于是都不说话,闭起眼睛想着各自的心事。

不知过了多久,丑丑的黑黑的柔柔的女司机突然惊叫了一声:到了。

到了?

大家腾起身,睁大眼,什么也没有看见。



到哪了?

观景台。

不远处果然有一个不高的山坡,山坡上有一个不大的亭子,风景一般,摩梭少女的影子也没有,倒是几个顽童在兜售刚煮熟的花生。

悻悻地埋怨起女司机来。

“走过去一点,往远处看。”女司机扬一扬手,“那边就是希纳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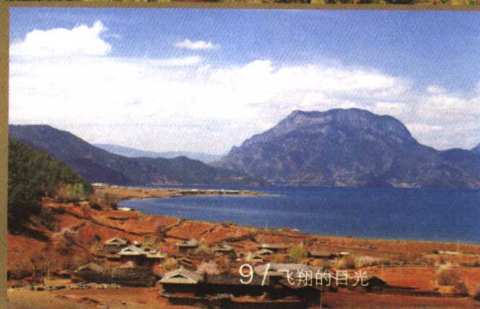
走两步,走两步,谁也走不动了。

我们都呆住了。

我们看到了希纳咪!

希纳咪,就是摩梭人所说的泸沽湖。

此时此刻,站在简朴粗陋的观景台上,





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蹦跳。我不敢相信，我目光尽处，那一片片奔涌而来的绿波，就是梦中的希纳咪。

此时此刻，我仿佛变成了一只翱翔的鹰，从高高的山之巅峰俯瞰下去，展开在面前的泸沽湖，正像一只蓝色的蝴蝶，撑翅在丛山之怀。那里有云起云落，那里有雁落雁飞。

那透明的绿，把你的思绪都染绿了，你无法辨明那天地之间的一汪神奇，美得让人难以置信。

走，走，走。

快些到泸沽湖边，快些登上猪槽船儿，快些幻化成一条灵巧的小鱼儿。

汽车终于停在了落水村。错落的木楞房在高大魁梧的海棠树下向我们招手。炊烟已经开始袅袅升腾，像是这里永远的旗帜，鸡鸣狗吠此起彼伏，渲染着几分乡村的情趣。猪槽船系在岸边，随着水浪轻轻摇晃，日光暖暖地照着，经幡在懒洋洋的山风中，轻轻地自语着。那些印在白布上的经文，散射出一种心领神会的沉默。

GUDU DENIAO

